

哥萨克镇

第二部

[苏]谢苗·巴巴耶夫斯基著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哥 萨 克 镇

第 二 部

〔苏〕谢苗·巴巴耶夫斯基著
闻 学 实 译

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

С. Бабицкий

СТАНИЦА

根据苏联《十月》杂志 1976 年第 7—9 期译出

哥 萨 克 镇

第 二 部

〔苏〕谢苗·巴巴耶夫斯基著

闻 学 实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4.125 字数 291,000

1978 年 1 月第 1 版 197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10188·3 定价: 1.00 元

内 部 发 行

人们如果不理解其所过
生活的意义，任何时候都不
能生活下去。

——列·尼·托尔斯泰

第 二 部



哥萨克镇上的列宁街，象城里的大街一样，又宽又长，满街绿树，宛如林带。这条街有它早已形成的节奏，有的地方还象从前哥萨克镇上的老街，有的地方却又压根儿不象。相象的地方至少是：现在和古时一样，当库班河上空刚透露出熹微的晨光，便有一群母牛从街上走过；在睡意蒙眬的晨雾中，时而响起留在牛棚里的小牛犊的抱怨的哞哞声，时而响起大嗓门公鸡的赞美曲，时而又是半睡半醒的嘶哑的话语声：

“死鬼，你拐到哪儿去，哪儿去呀？你瞎了眼啦？难道街上的地方还不够你走吗？”

现在的街道跟哥萨克的老街至少有一点不同：如今母牛脚下踩的已不是青草，而是干净的柏油路了。的确，如今母牛不多了，不是家家院子里都有牛出来，而是东一头，西一头，零零落落的，因为镇上远不是人人都想买头母牛来饲养的；冬天，饲料难搞；夏天，放牧困难。再说，也没有空闲时间搞家庭副业，而牛奶天天早晨小摊子上都有出售。

这一小群牲口，由一个头戴红顶羊皮帽、身穿国内战争时期老式马裤的年纪很老的老爹赶着，在柏油路上留下一摊一摊冒热气的“饼子”，刚拐到镇外的草地上，这条大街就已经被另一群急躁的、动作机灵的“牲口”——汽车和摩托车所占据了。这也是从前哥萨克镇街道所没有的新事物。一辆空卡车

弹簧板吱吱响着，车厢发出隆隆的响声，疾驰而去；紧接着是一辆橡皮轮子很高的“白俄罗斯”牌拖拉机；——天还没亮，它们就在急急忙忙地赶路了。一辆布篷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“加齐克”飞驰而过，——您简直看也没看清！——把一夜积下来的灰尘刮得旋转飞扬。骑摩托车的你追我赶地向前疾驶，发出吓人的哒哒声，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孩子，吓得母鸡咯咯叫着从它们的轮子下飞逃。

等到太阳升到哥萨克镇的上空，阳光在窗户上，在露水润湿的电视机天线上闪耀的时候，大街上，一眼望去，满街都是白色的围裙和鲜红的少先队员的领巾，——镇上的孩子们上学去了。这时候，在“土岗”农庄管理处的大楼前面，仿佛什么部的门前一样，小汽车和带边车或不带边车的摩托车排成了两行长队。这是各综合企业的头头们来开生产工作的碰头会议。这里集中了老式和新式的“伏尔加”牌汽车，从初期产品到最新产品的“莫斯科人”牌，还有各种颜色深浅不一的“日古利”牌和“扎波罗热人”牌，以及凡是我国所有的各种牌子的摩托车。

无论什么人，只要看到这一大群象在静静地打盹儿的牲口般的车子，他毋需任何提示就知道，在这幢用玫瑰色亚美尼亚凝灰岩建成的大厦的二楼上，在宽敞得象镇上广场一样的巴尔苏科夫的办公室里，正在举行简短的晨会。过了半时光景，这许多车子忽然不见了，仿佛被风吹走了，只有米哈伊尔·巴尔苏科夫的那辆“伏尔加”和达丽娅·普罗霍罗娃的那辆“莫斯科人”还停在那里，等候着迟迟不出来的主人，显出闲得无聊的样子。

镇上的大街渐渐安静下来，这时候，家家院子里都把成群的鸡、鸭、鹅放到柏油路上来，甚至连神态傲慢的红鼻子火鸡也时而在这里，时而在那里出现。在一道栅栏门旁边，白叶树的树荫下，一个老奶奶带着孙子或曾孙，坐在低矮的长凳上。这时候太阳已经毫不拖延地爬到了最高的杨树顶上，——于是，又一个看来极其平凡的五月的白天，在土岗镇的上空徜徉了。

二

刚开完生产工作会议的宽敞办公室，十分明亮。高大的窗户敞开，被明亮的阳光照耀着。屋子后面有一片矮小的苹果树的果园；果园上空还笼罩着清晨的凉爽。巴尔苏科夫被明亮的阳光照得眯缝起眼睛，若有所思地望着矮矮的小苹果树，然后，没有向达丽娅转过身来，说道：

“这个果园也是我的产物，我看着它就高兴：苹果树还很小，可已经结果子了。”说着，他向达丽娅转过身来——她正把小笔记本和铅笔放进手提包里，打算走了——又说：“等一下，达丽娅，别走，咱们坐一会儿，谈一谈。”

“谈什么？”达丽娅问。“不是已经谈了个把钟头了吗？”

“我心里不太平静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达丽娅关切地问。

巴尔苏科夫不回答，却请达丽娅在扶手椅上坐，自己在对面坐下，隔着桌子，含情脉脉地打量着她。“难道我青年时代的旧情复燃了吗？难道我还象从前那样爱着她吗？”他心里想。“也许，我的种种苦恼全是因为她，因为达丽娅吧？要是处在她的位置上的另外一个人，我们也许就会和睦相处，我也就不会产生种种无谓的想法了……是我自己要达丽娅来做我的助手的啊……”

“干什么这样看着我呀，米哈伊尔？你有什么话要说吧。”

“我看着你，弄不懂你怎么会这样镇定沉着。开生产工作会议，你坐着听别人发言，你大概注意到了吧，被我批评的那些人怎样眼睛盯住你——他们在寻找保护人。你谈论起来一切都太简单了：哥萨克客房是不好的；在饭馆里请客吃饭是好的。”

“正是这样。”

“从理论上讲是对的，我同意。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呢？”

“实际生活？你是指什么？”

“我是指在实际生活中，不请客吃饭不行，不请客吃饭就寸步难行。”巴尔苏科夫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，——他谈论什么重大事情，总是坐不住。“‘土岗’农庄很富裕，我们不应当太吝啬。我们这儿经常有贵客上门，我们就应当表示表示我们库班人好客的风气嘛。”

“我们不是库班人，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人，”达丽娅笑着说。

“反正一样。要知道，好客，或者说客气，如今在库班和斯塔夫罗波尔都很时兴。是谁在提倡这一套，是谁养成这种风气的呢？不是我，也不是你，所以我们也无法煞住这种风气。”

“问题不在于时兴不时兴，而在于如今什么事也瞒不过群众的眼睛，”达丽娅回答。“群众的眼睛是无所不见的，正因为这样，关于哥萨克客房已经编了好些挺挖苦的笑话和轻松的小调：《喂，客房，我的客房，我的崭新的客房》。难道你没听说过？”

“还没有听到过。”

“很可惜……但也不要紧，你会听到的，因为这是民间创

作。”达丽娅用亲切的笑吟吟的眼睛望着巴尔苏科夫。“米哈伊尔，你真是个怪人！两鬓都已经花白了，可你还是怎么也不懂得：我们身为领导，一举一动都不能放肆，更确切点说，是不按照党性办事。我们不应当破坏任何正当的事情。住在土岗镇上的人很热情，他们发现我们的错误，写信告我们的状，甚至编成小调来唱，这是咱们的幸福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些做领导的，怎样过生活，在做些什么和怎么做，他们并不是不关心的。你想象一下：如果生活在咱们周围的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，对巴尔苏科夫和普罗霍罗娃在做些什么和怎么做的，象通常所说，是‘夜里没灯——黑糊糊的’，这将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啊！我们将听不到批评，将会骄傲，将会忘记没有规定我们一辈子做领导人，我们当选是有一定期限的，因此我们对每一行动都要负责。”

“达丽娅，这是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啊，”巴尔苏科夫说，心里不由地想道：“我这个傻瓜，傻瓜，现在我怎么还能象从前那样爱她呢？”

“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就是由你所谓的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构成的，”达丽娅继续说。“米哈伊尔，当有人对你不满，或者有人写信控告你时，你不要发火。”

“镇上的生活在一天天提高，可是告状的人不知怎的总是没有绝迹，”巴尔苏科夫愁闷地说。

“只要我们领导人能正正派派生活和工作，那么告状的人就会绝迹了。你要记住：米哈伊尔，再没有什么比明显的不正派作风更叫人生气的了。而特龙诺湖岸边的哥萨克客房显然是不正派的产物。”达丽娅又用笑吟吟的眼睛望望巴尔苏科

夫。“今天晚上你到文化宫去听听业余演出的音乐会吧。你会听到有关你自己和哥萨克客房的小调的。听了歌曲演唱之后，如果能表表态那就更好……”

“谁表态？我吗？”

“当然是你呀。还有谁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达丽娅·华西里耶夫娜，我不干，再说我也没工夫去听业余文艺演出，我有工作！”巴尔苏科夫在皮包里掏了一阵，掏出几张纸头。“这才是我要办的事！我不应当去听小调，而应当去抓‘土岗’农庄的生产。”

“那好吧，你不想去，就不用去了，”达丽娅平心静气地同意说。“我自己去。”

“喏，达丽娅，你说说，他们为什么不编些小调来唱唱‘土岗’农庄的好事呢？”巴尔苏科夫在办公室里踱起步来，斜着眼睛朝达丽娅打量。“唱唱列宁大街，过去这条街尽是尘土，被车轮辗得坑坑洼洼的，尽是倒塌的栅栏。而现在呢，这条街可漂亮啦！是谁把它搞得这样漂亮的？是我米哈伊尔·巴尔苏科夫！新铺的柏油路亮闪闪的，两边的路灯杆子排列成行，上面还有弯弯的铁的脖子。住宅两边的人行道铺上了彩色的镂空水泥板——真漂亮！可是我从斯捷普诺夫斯克搞到这些水泥板花了多少力气？谁也不知道。人行道上种了从苗圃运来的小杨树，这些树长得又挺拔又漂亮。到处是木板围墙、木栅栏、栅栏门和大门，而且全都漆成天蓝色和绿色。”

“这些话我已经听见过了。”

“不，你听我说，达丽娅。造围墙的木板和油漆是我搞来的，木工队是我找来的，各处式样划一的大门和栅栏门也是我

下命令造的。不管你往哪儿看，到处都是我的心血。你随便问哪一个土岗镇的老伯伯，比如说，文化宫是谁造的？他想也甭想就会回答你：我们造的！”

“这话很对！”

“不，不对！情况往往是这样的：好事情容易忘记，忘个精光，坏事情倒记得很牢。整个土岗镇，连同它的列宁大街、学校、医院、文化宫、生活服务站、小工厂、汽车库、电话局——这些都是正当的建设。可是这些事是谁操心搞的呢？是我米哈伊尔·巴尔苏科夫！这些成绩才应该编成歌儿来唱啊……是的，我不否认，为了办成这些事情，我不得不几次三番利用哥萨克客房。这种做法是不正当的，不好的吗？是的，是不好的，我自己也懂得。但是只好容忍这种做法啊……”

“全讲完了吗？”

“达丽娅，我的脑子里有许多棘手的问题，而最棘手的是咱们之间的关系。”巴尔苏科夫在窗口站停，沉默了一会。“不知怎的，咱们之间的关系总是搞不好，总是不协调。咱们之间没有接触点……”

“接触点不仅仅在电工活儿中重要，”达丽娅表示同意。“也许我们不当在一块儿工作吧？我不是瞎子，我看到的：你这个人精明能干，有干劲。作为一个农艺师，你热爱土地，不是由于职务关系，而是全心全意地爱着。你善于经营管理。土岗人日子过得富裕，镇上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。这是事实，大家都清楚……”

“那么有什么事不清楚呢？”

“不清楚的是你喜欢说的那句话：‘达丽娅，别妨碍我！’照

你说，是我在妨碍你罗？”达丽娅整了整头巾，摸了摸发红的脸颊。“可是我不能，也没有权利不来过问。‘达丽娅，别妨碍我！’你倒想一想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主席管主席过日子，党委书记管党委书记过日子。是不是这样？你记得吧，有一次争论得很激烈，你说过：在西方，农民没有党委也照样过日子。瞧，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……”

“这是说笑话嘛！达丽娅，难道连说说笑话都不行吗？”

“这笑话很不好……你还喜欢一再说：在镇上，我是当家人，人家对我有所求。我知道，你喜欢人家叫你‘我们的当家人’。这个‘当家人’对我讲，而且讲了不少一次：我们过生活主要不是讲课，不是谈话和政治学习，而是搞小麦、熏肉、牛肉、蛋、黄油和牛奶。你还马上加了一条：还有建造农庄联合经营的综合企业。”

“怎么，难道我说得不对？”

“当然不对，”达丽娅斩钉截铁地回答。“有时候，我在想，你这人怎么啦，米哈伊尔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过去不是这样的。我是了解你的……你在我们家里长大，你把我的父母叫爹妈，把我叫妹妹。咱们一块儿上学，那时候你可是个出色的小伙子。”她不愉快地笑了一笑。“甚至还爱过我……可是，勇敢的哥萨克，你变得怎样啦？为什么你一门心思只顾搞经济，为什么你对于人，对于人们的精神需要毫不关心呢？”

“精神上的需要——这就是高工资呗，”巴尔苏科夫说。“今年，那些种粮食和在综合养禽场干活的土岗人，他们的收

入将根据他们劳动的成果，也就是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数量和质量来定。这就是说：他们先要努力干活，为‘土岗’多作贡献，然后才能从‘土岗’多获得收入。今年，我的小麦长势是空前未有的。我敢大胆说一句：平均要收它五十公担左右，人工灌溉的‘阿芙乐尔’将达到整整八十公担！让哈尔拉莫夫或别的人来同我比赛吧，反正是比不过我的……说实在的，小麦是我的心肝，我待在它旁边就象待在情人旁边一般，又陶醉又消魂。今年我的向日葵又长得多好！你看见的，向日葵正在开花，刚刚开花，就是一片黄澄澄的，仿佛几百公顷土地沉浸在蜂蜜中，——叫人怎么看也看不够！玉米已经长到齐膝盖高了，有的地方已经耸起金黄色的须子，好象小伙子的头发。今年畜牧业也很赚钱。果园的利润很可观。早熟的樱桃已经上市。我在银行里的存款，不是一天一天在增加，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在增加，因此土岗人将得到大量收入，象我答应过他们的那样。这也就是精神需要上相当重要的刺激因素……”

“吹牛大王，你又要吹牛啦？又要用字母表上最后那个字母啦？①你不说‘我’字就过不了日子吗？”

“不行！你记得儿歌中是怎么唱的吗：‘让世界永远有太阳妈妈，让世界永远有我娃娃’。”巴尔苏科夫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“这小娃娃为什么不说：‘让世界永远有太阳妈妈，让世界永远有我们，’也就是集体呢？小孩子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应当认为，不是从幼儿园来的……”

“不要拿孩子的天真的利己主义作为自己的榜样，而且这

① 俄文字母表中最后一个字母是“я”，作为单词即“我”的意思。——译者注。

跟儿歌毫无关系，”达丽娅说。“米哈伊尔，你鼻子朝天，骄傲自大，你糟就糟在这里。你说话‘我’呀‘我’的也是这个缘故。”

“我没有鼻子朝天，没有！我不过是大胆承担责任，用肩膀来承担罢了。”巴尔苏科夫耸了耸象举重运动员那样健壮的肩膀。“我过去不明白，现在仍然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好？我是个实干的人，不习惯搞各种理论。你知道对于我，对于‘土岗’农庄来说，什么事情最重要、最迫切需要吗？不是发言，不是讨论，不是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而是稳定的高产，是畜牧业年年增产，也就是‘土岗’农庄整个经济持续不断的生长。”

“为什么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呢？”达丽娅依旧笑眯眯地望着巴尔苏科夫，忽然问道：“雅库鲍维奇到镇上来过吗？”

“达丽娅，你这个女人真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！”巴尔苏科夫红着脸，笑了笑。“需要这样做嘛，达丽娅，需要嘛！对雅库鲍维奇也需要这样做嘛。”

“你们请过客了吗？”

“有过这事情，有过的。”

“在哥萨克客房吗？”

“在客房里。还能在哪儿？”

“喝了多少酒？”

“你干什么抓住这种事不放呢？你是知道的，我自己对酒不感兴趣，没有喝酒的习惯，不过在桌子旁坐坐。”说着，巴尔苏科夫又涨红了脸，冷笑一声。“就是陪雅库鲍维奇，我也只是悄悄地给自己倒了一杯清水，照例讲了几句祝酒词，有什么办法呢，需要这样做嘛！需要抢收樱桃，我想的就是樱桃。假如我们不陪雅库鲍维奇到哥萨克客房，不请他吃顿饭，他走的

时候不在行李舱里给他放一箱樱桃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咱们就会搞不到卡车，搞不到包装材料，大量丰收的好果实就会在树上烂掉！我能让事情弄得这么糟吗？不，怎么也不能！我虽然花了几十个卢布，人家还批评我，编了小调挖苦我，可是我到底给土岗人攒了几十万卢布呐……看你笑的，你倒是高兴啊，你大概以为不请雅库鲍维奇吃饭，他也不会拒不给我们卡车和包装材料吧？嘿，你再想！他这个人我了解，他会客客气气很有礼貌地拒绝你……所以我不得不……”

“那么你把苹果和土豆运到顿巴斯去过吗？”

“这事有的……去年秋天运去过两卡车土豆和一卡车苹果，可以说是运到工人阶级的饭桌上……别这样大惊小怪的看着我！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急需铁和铸铁——给机器厂用。提货单我有了，手续齐备。我派马克西姆·别格洛夫到顿巴斯去，我当时想：马克西姆是个车工，他会用自己工人的语言很快就谈妥的。马克西姆去了，可是人家问他：‘土岗人，你带来什么东西？’‘什么东西？提货单，付款委托书，银行转帐单。’人家回答：‘好的，可是还不够。现在正好是秋天，‘土岗’农庄的苹果和土豆成熟了吧……大家知道，空勺子只会戳破嘴巴……’咱们那位正派人马克西姆火了，大发雷霆，破口大骂，空着一双手回来了。我这才下命令，装上苹果和土豆，不再派马克西姆去，而是派你的丈夫尼古拉·普罗霍罗夫带着这些礼物去……”

“你知道这叫做什么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心里也认为这样做是错的，不过做还是做了……我想：苹果我们多的是，土豆也多的是……”